



【底层行走】

## 车轮上的乡愁

□张刚

驱车十六个小时,途中每四个小时休息一次,每次小憩一个小时,这是从济南到西北那个偏僻小山村的返乡归程。每到年底,总有故乡的一根丝线牵着,把在外的游子拉回她的怀抱。

二十多年,记不清多少次在故乡与工作地之间来回往返,而年底的乡愁,则分外浓烈。刚参加工作时,乡愁在绿皮火车“哐当,哐当”声中,一路风雪一路颠簸,从最初单趟漫长的36个小时,逐渐压缩到30小时,24小时,随着高铁的开通,时间进一步压缩,今年最快捷的G字头仅要6小时了。

这两年私家车普及,高速路免费,大多在外的游子开车返乡。虽然路途遥远,但省了转车之苦,于是我们也加入了私家车返乡的车流。今年也不例外,当城郊响起跨年的爆竹声,空气中鞭炮的火药味儿吹来,格外亲切,于是启动车子,向故乡的方向出发。

前几年工作繁忙加之各种原因,竟然三年没有回乡过节,此次虽然赶不上大年三十的团圆饭,但终于能够赶上大年初一的面条,心境格外不同。年底之前北方持续大雪,让回家之路又多了一些担忧。但好在暴雪过后,道路清理及时,到了大年初一时路面已畅通无阻。

这是新的一年,零时刚过,路上车辆稀少,郊外道路一片漆黑。但远处城市上空,跨年的爆竹声此起彼伏,烟花飞舞,缤纷绚烂。

由于大年初一的缘故,路上车不多,车轮滚滚,一路向西。沿途路过城市,远处不时有烟花起落。等天空亮起,已进入河南境内。到了初一上午,路上车明显多了起来,从车辆的各个省市不同的牌照可以看出,天南海北的游子,都在奔赴各自魂牵梦萦的故乡。进入陕西武功服务区时,车辆拥挤,居然出现了停车难的景象。

到西安绕城高速,车辆拥堵行驶缓慢。这是连霍高速必经段,平时流量大,堵车是常态。大年初一比平时稍好一点,但车速最高只能跑到80迈左右,没法跑得更快。再加上前方又碰到两个交通事故,导航显示拥堵严重。根据导航提示,下高速通过地面道路绕行。

经过十余个小时的奔波,车过宝鸡,转道平绵高速,这是一条新开的公路。从连霍高速转向甘肃平凉,车辆顿时稀少。路面空旷许多,但仍然限速100。这段需要经过大大小小几十个隧道。尤其是长达9.8公里的关山隧道,将原本要盘绕关山的距离大幅缩短,行驶时间大幅缩小,回家之路得以更加畅通。

暮色即将笼罩下来,远处天际之间,在冷空气的映衬下,泛着冷蓝色的光,红色的太阳在这冷蓝色中慢慢地隐入大地。回家之路,更加近了。再开一两个小时,就能到家了。

对于大多数私家车主来说,日常只是在城市里代步,很少有长途的经验,上了高速,行车技巧其实全靠摸索。为此,在出发之前我在网上搜索了简单的攻略,比如如何超车、如何观察路况、如何远离大货车、如何注意路面异常等等。为确保回家之路更顺利,还特意去4S店进行车辆保养、检查轮胎,并备足了提神饮料。

从甘肃秦安县安伏镇出高速,再走几十公里山路,便可到家了。此时天已全黑,全靠导航引路。而与城市道路相比,乡村公路没路灯,车灯所

照亮的路面相当有限,从省道转入县道,甚至有个别地方进入乡村无名道路,路况更加糟糕。与这些路况复杂相伴的是,导航有时会失灵,有时分不清废弃的老路与新开的乡路。一不留神,将车辆导进一条老旧小路,车辆喘息着在坑坑洼洼中爬上山顶。

此时车辆的计程表显示已跑了1386公里。

车到山顶后又得下山,家就在山脚下,还有20分钟,就可以到达山脚下的村庄了。终于,在大年初一的晚间,拖着一身疲惫,却满心欢喜,推开了家的大门。

虽然是大年初一,但入夜的村口静悄悄的,锣鼓已收了。村口的打麦场里停满了返乡的伙伴们的小汽车。兰州的、河南的,各种车牌号五花八门。从山东回老家,我还不算远的,儿时伙伴还有从新疆开车三千多公里回来的。是亲情的纽带,把人们从四面八方又拽回这个小村。

正月初四晚上,村里起了社火,除了传统的舞狮和划旱船,还多上了舞龙。从村庙到街镇,鞭炮齐鸣,烟花四起,这是近几年难得一见的热闹场景,一时间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。观看的人群中,也有不少儿时熟悉的面孔,人们在尽情地欢庆,街道上人声鼎沸。这几年没有回乡过年,感觉家乡的社火仿佛更花哨了,更加吸引人,舞狮和舞龙演员格外卖力,旱船和花灯也分外亮眼,加入的秧歌队以及新式舞蹈,都在展示着太平景象。

返乡一族中,我是最后一位离开村子的。正月初四过后,打麦场中的车辆每天在减少,过了正月初十,外地牌照的只剩下我这一辆了。

打麦场里堆着一堆堆的玉米,这是村民一年辛苦所得。一亩地能收获两千多斤,非常高产。在正月里就有人来收,一斤玉米前年卖到1.35元,但今年价格降到一元。这样算下来一亩地有近两千多元的收入,与往年相比,少了许多。

尽管生计并不容易,但农民伯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富裕起来。一位当年一块儿读书、没有考上大学的亲戚心灵手巧,自学了电焊,也会一些土木活计等,前几年又种了十几亩苹果。忙时务农,农闲时打工。今年苹果卖了三四万元,电焊工一天能到三百元,工地缺人手时一天能收入380元。这几年来,他一点点地攒钱布置,家里添了冰箱、彩电,又改建了洗澡间和厨房,家具布置焕然一新。原本干旱的村庄,原本贫瘠的生活,因乡邻的勤劳付出而改变。

乡村的道路全部硬化,村村通全部实现,临近乡镇的村还实现了户户通。原本的交通方式是步行,后来是自行车,再发展到摩托车,现在被小汽车所代替。乡间小路上,汽车往来飞驰,不乏宝马、奔驰的身影,在一些狭窄路段错车都成问题。

原本稀罕的鱼、蔬菜,得到普及。镇上开了两个大超市让农民的生活与县城迅速接轨,只要有钱,啥也可以买到。随着农民生活提高而提高的,还有选择难度。以往困难时怕过年,现在过年,东西多了也成了麻烦。农民在感叹中、抱怨中照样把各种生活用品搬回家。

的确,原来的乡愁是距离,是城乡生活水平的差距而对留守乡亲的同情与念想。但是随着乡里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与城里逐渐接轨,心底的这缕牵挂,就又成了他们健康生活的美好祝愿。希望亲人们,能长久地享受这富足的生活,那外地游子返乡的车轮,就多了一份安心。

□孙道荣

### 【落英缤纷】

去理发店理发。坐定,理发师问,剪个什么发型?答,修短一点就可以了。我对发型一向没什么要求,短一点,好打理,即可。因为不讲究,也不固定在哪家理,更不在意是哪位理发师傅。我家附近有三五家理发店,我都理过发,却并不固定,有时候是走到哪家理发店门口了,忽然一撸头发,觉得长了,该修剪修剪了,便走了进去。这些理发店和师傅,面是熟的,人是生的,类似于熟悉的陌生人。他们看我,应该是这样吧。

过了一会儿,又进来一位顾客,在我旁边的位子坐下。过来一位理发师,为客人系上围布,梳顺头发,问:“老样子?”顾客也不说话,只点点头。两个人就这么一句对话,却已心领神会,“咔嚓咔嚓”开始剪。看得出,顾客是老顾客,师傅也是老师傅,关键是发型也是“老样子”。我忽然好奇,这位顾客的“老样子”是个什么样子?

我们差不多同时理好了发,我扭头瞥了一眼身边的那位顾客,理的是“三七分”发型,中规中矩,看起来文质彬彬的样子。想来,他这个发型,应该保持很多年了。理发师帮他梳头发时,左侧的头发自动倒向左侧,右边的头发自动倾向右边,像是有条分水岭。这就是他的“老样子”了吧?我见他五十来岁的样子,已有不少白发了。也不知道他这个发型理了多少年,发型还是那个发型,头发却白了稀了。

有一次出差,去一家小吃店吃早饭。这家早餐店门脸不大,早餐的品种却很丰富,稀饭、豆浆、油条、包子、煎饼,应有尽有。我和同事,分别点了稀饭包子,豆浆油条,每人还各要了两个茶叶蛋。客人蛮多,新来的客人,大声喝:“老板,给我来二两生煎,一碗稀饭。”又或:“老板,来碗豆浆,两根油条。”要稀饭的稀饭来了,要豆浆的豆浆来了。我们正吃着,又进来一位长者,在我们对面的空位子坐下。与其他人不同,他不点餐,只顾自己坐定,还抽出一张餐巾纸,将桌子上的油腻擦一擦。少顷,小吃店的老板走过来,端来一碗稀饭,一小碟酱菜,一个煎鸡蛋,半根油条,整齐地摆放在他面前。长者笑着点点头。

我猜想,这是一位老顾客了,经常来吃早餐,也可能是每天都来,每天吃的又一样,所以根本不用点餐。但我好奇的是,老板为什么只上了半根油条?结账时,我忍不住好奇,问了老板。老板笑笑,从我们店开张,老人就一直在我们这吃早餐。吃的也一样。偶尔换个什么,老人就会提前跟我们说,不说的话,就是“老样子”。不过,以前是他和老伴两个人一起来吃,每人一碗稀饭,一个煎鸡蛋,两个人合吃一根油条。半年前,他老伴走了。他有两个月没来吃过早餐。后来,总算缓过来了,还是每天上我们家吃早餐,每天吃的也还是老样子。但一根油条他也吃不了,我们就给他上半根。我们从不卖半根油条的,只有他。

我没想到,在这个外乡的早晨,我听到了这样一个有点伤感的故事。我想象着他失去老伴之后,第一次一个人走进这家小吃店,吃着老样子的早餐,会是怎样的失落忧伤?同样的一碗稀饭,一个煎鸡蛋,半根油条……另半根,却再也没人与他一起分享了。“老样子”已经不是老样子了。

前不久,家乡来客。十多年前,他曾来杭州旅游过,故地重游,他惊叹杭州变化如此之快。我问他家乡的状况。他说,还是老样子。我笑了,去年我回乡过,村里的老房子大多翻盖过了;曾经泥泞不堪的乡道早已经硬化铺成柏油路了;儿时的玩伴,还留在村里的没几个人了,村里的娃,几乎全都是陌生的面孔……怎么会是老样子呢?家乡也是变化着的,只是他一直生活在家乡,没感受到变化罢了。

“老样子”,多么朴素的一个词,多么令人感怀的一个词。老样子是什么样子?老样子是你熟悉的样子,老样子是你习惯了的样子,老样子是你记忆中的样子,老样子是改变了你却并没有觉察的样子,老样子只是我们心底碎碎念念难忘的过去。我们认为还是老样子,其实已经大不一样了。